

【文学珍藏】

古典诗歌中的草木
印证人与自然永恒的缠绵

楚辞植物图鉴

潘富俊 著／摄影
吕胜由 摄影

上海书店出版社

楚辞植物图鉴

潘富俊著/摄影 吕胜由摄影

责任编辑：王琳 竺金琳

技术编辑：张伟群

出版者：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发 行：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 1/32

印 张：7

版 次：2003年1月第一版

印 次：2003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0001—8000册

书 号：ISBN 7—80622—994—9/I·199

定 价：40.00元

本书由台北猫头鹰出版社授权，

博达著作权有限公司代理，

上海书店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简体字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楚辞植物图鉴/潘富俊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1

(文学珍藏)

ISBN 7—80622—994—9

I. 楚... II. 潘... III. ①楚辞—文学研究②植物
—图谱 IV. ①I207.22②Q9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68322号

图 字：09—2002—338

【文学珍藏】

楚辞植物图鉴



潘富俊

美国夏威夷大学农艺及土壤博士，现任林试所森林生物系系主任。所学与植物密切相关，所爱与中国古典文学密不可分。

近年来致力于将台北植物园从教学用园转变成台北市市民优质的游憩点。著有《草本》、《民俗植物学》等。



吕胜由

出身摄影世家，目前任职林试所专业植物研究。设置第一个台湾稀有植物栽培区。曾奉派东南亚各国，深入热带雨林山区，拍摄数十卷植物生态。著有《野花365天》、《台湾彩色植物图鉴》(六册)等。

【文学珍藏】



《诗经植物图鉴》

全面介绍《诗经》中135种主题植物。内容包括《诗经》的重要性、产生地点及《诗经》时代运用植物的状况与类型，简要说明诗篇主旨与植物特性之关联，让我们能够琅琅读诗并与三千多年前的先民共睹草木的风姿。



《唐诗植物图鉴》

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唐诗中的植物，让我们更加理解诗意、加深对诗句的感动。在千载之下，我们仍然借着相同的草木，与伟大的诗人同心共感。

【文学珍藏】

楚辞植物图鉴



【寄情于山川草木】

要是把两千多年前的“君不行兮夷犹”(《九歌·湘君》)和今天的“千山你飘临，万水你曾游，为什么彷徨，为什么留”(《问白云》)一起欣赏，就能体会古代诗人和现代歌者的意态情怀。

要是把“后皇嘉树，橘徕服兮”(《九章·橘颂》)里的譬喻——天皇帝后孕出的美丽橘树，根生南国，一如有才德的人(屈原自比)的志节专一，和一千年前苏东坡说橘子是“香雾噀人惊半破，清泉流齿怯初尝，吴姬三日手犹香”那种南国美女剥开橘子的神情相比，是全然不同的。如果说《楚辞》中的橘是抽象的，那么东坡写的橘便是具象的，如果前者说的是意态，那么后者讲的便是体态。

这样的善用比喻其实是古人的含蓄，古人把山川草木来隐喻爱恨愁绪是极有深度的表达感情的方式。现代人是时兴这样的，现代人问白云为什么彷徨为什么留，已被当成是过分含蓄不知所指的表达方式了。所以现代人如果没有一个导引，是很难融入古代诗人写诗作赋的情境的。要想欣赏古典文学，先将诗人的感情所附托的山川草木，也就是诗歌里的生命作一浏览，是绝对必要的。

可惜这样的书不多见，因此我们总和经典之间隔着一层厚鞋底，总是让“采薜荔兮水中”的注解是“薜荔——香草也”。千余年来，我们竟也能让它一直香着而不知其然。

21世纪了，欣然看见有这样一本让香草呈现它究竟是什么模样的《楚辞植物图鉴》问世。作者让兰桂芙蓉重现，也让《诗经》、《楚辞》复活，那活生生的“被薜荔兮带女罗”是怎样地“既含睇兮又宜笑”。潘富俊博士把他这些年深入探索植物世界的精神转化成一页页感动世人的爱心，讲起一篇篇大人小孩都喜爱的植物故事。这已不是他的第一回了，唐诗里的植物故事他说过，《诗经》里的植物故事他也说过，这一回讲《楚辞》里的植物了，其实他心里想的，我猜是让大人小孩们一起来读《楚辞》吧！

这个时代就有这样的人，自己研究植物，学有专长，却讲着植物故事要大家去读诗歌，他这样以人文培育人心的爱心，深深地感动了我。



台湾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

【再现文学场景】

中国文学史上,《楚辞》的确是一朵奇葩。这缘自于楚国自有其血统、语言、宗教、风俗习惯,自成一文化体系。春秋时期,楚庄王自称“王”,又曾“问鼎中原”,显然他想与周天子平起平坐,不愿屈居诸侯之列。战国时期,屈原出身于楚国贵族,虽遭小人陷害,仍不愿离开故土,可以说他是位“狭隘的国家主义者”。楚国人有自己的爱国意识,自家的浪漫情怀,如此特殊背景下“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作品于焉产生。

一方面来自于楚国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一方面来自于楚地特有的民俗信仰,自屈原以来,《楚辞》作者就喜欢吟讽山川,歌咏美人、香草,形成特殊的南方文学作品,也是爱幻想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这造成我们惊讶于南方景物的变化多端,也对诗人借物托喻的写作技巧佩服不已。汉朝已还,随着国土统一,疆域开拓,文人遂将位在长江流域的楚地景物大量书写至作品中。

楚地幅员辽阔,物产丰富,若能“多识草木之名”,阅读《楚辞》更能得心应手。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对前代文学作品的套用、用典,乃至脱胎换骨的写作手法,诚如刘勰《文心雕龙》所说:“才高者苑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其衣被辞人,非一代也。”即使“猎其艳辞”、“拾其香草”入文,也确实可光大文章的篇幅。例如苏轼《赤壁赋》所云:“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其文句即出自《九歌·湘君》的“桂棹兮兰枻,斫冰兮积雪”。由此可见《楚辞》影响后世极为深远。

潘富俊教授《楚辞植物图鉴》的问世,不仅可以增进读者对《楚辞》的理解,也可以引导读者观赏江南景物,提升读者对南方文学的认知。我们期待读者善用这本书,让中国传统文学的光辉再现光华。

王基偏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

【楚辞植物与诗人的内心世界】

《诗经植物图鉴》出版后，受到读者广大的回响，反应之热烈，出乎作者意料。文学与自然科学本属不同领域，但古人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文学作品中常藉草木特性以寄讽时事或赋志抒情，因此两个不同领域之间就有了交集，这也是作者当初以“植物观点注解文学”的初衷。本以为如此冷僻的书可能会淹没在浩瀚书海中而乏人问津，没想到读者却纷纷催促作者再接再厉出版《楚辞植物图鉴》，以补足南北两大代表文学的研究。除此之外，继《诗经植物图鉴》、《唐诗植物图鉴》与这本《楚辞植物图鉴》之后，在这一系列的“文学珍藏”中，未来还将陆续出版《红楼梦》、章回小说和诗词歌赋等相关的植物图鉴，以期带动古代经典文学的研究风气。

《楚辞》和《诗经》都是中国文学的鼻祖。《楚辞》中寄寓言志的植物特别多，并可约略区分为香草(木)、恶草(木)两大类。诗人以香木、香草比喻忠贞、贤良，而以恶木、恶草数落奸佞小人，这是《楚辞》植物的最大特色。至于什么植物是“香”、哪种植物是“恶”？当然与植物的特性有关。一般说来，植物体全部或某些器官，如花、叶、果带有香气的植物，都是《楚辞》引喻的香木或香草。不过也有些归为香草或香木的植物，如甘棠、女贞、薜荔等，植株并无特殊香气；相同的，在所谓的恶木、恶草中有些也并非一无用处，这些疑点本书都特别一一指出并提出解释。深入了解《楚辞》植物的形态、生态特性，诗人背后引喻的真正意涵才能得到彰显，而读者在“览其昌辞”之外，也才能领悟古人“竭忠尽节”的忧虑之情。

本书大部分照片的拍摄，获得许多植物界朋友的协助，包括北京植物园、杭州植物园、广州的华南植物园、湖北省的武汉植物园、厦门植物园、南宁的广西药用植物园等植物园负责人及工作同仁，以及苏州西园寺的朋友，在此谨致以最诚挚的谢意。特别要感谢中科院北京植物园傅德志副所长的鼓励，在照片的取得上大力帮忙，使得本书能够顺利完成。

再次强调，本书的出版，主要目的还是希望能在古典文学与植物科学间凿开一条双向沟通的管道。希望读者在吟诵诗歌曲赋的同时，也能够领会古人思虑驰骋的“现场”，进而感受文学作品中延绵不断的生命力。

潘富俊

林业试验所 森林生物系研究员兼系主任

前言

楚国的根据地在现今的湖北省西部，后来往东方及北方发展，到达今日之长江、淮河流域一带，亦即楚人的活动范围和《楚辞》产生的背景地区，有别于《诗经》产生的黄河流域。由于发展地的不同，《诗经》与《楚辞》也就成为中国南北文学的两大代表。



不同于《诗经》的庶民作品，《楚辞》中各篇章几乎全出自作家之手。除奠基者屈原之外，《楚辞》作者群还包括宋玉、淮南王、贾谊、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王逸等人。其中确定为屈原作品的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招魂》诸篇。《楚辞》首先由西汉中叶的大学者刘向校订皇室的藏书，编辑屈原等人的作品成为专书，年代约在西汉纪元前后，当时收录的篇章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吊屈原》、《鹏鸟》、《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等。不管是否为屈原作品或是西汉作家的模仿之作，各篇章写成的年代均已超过两千年。

至于“楚辞”之意为何，向来有多种意见：有人认为作者屈原为楚国人，因此而得名，如《隋书·经籍志》序云：“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但如上述，《楚辞》并非一人作品，《楚辞》各篇章的作者之中只有屈原、宋玉为楚人，其他作者如东方朔是山东人、王褒是四川人、贾谊是洛阳人、庄忌为浙江人。由此可见，《楚辞》并非全是“楚人的作品”。所以《楚辞》应该是指诗人以楚国地区特有的音律、动植物、词汇写成的文学作品，即宋代黄伯思所言“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用以抒发文人情感，寄寓心情的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

《楚辞》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绝不下于《诗经》。从汉代以降，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以迄于今，历代文人皆从《楚辞》中撷取精华，受益匪浅。不管是汉赋、骈文、七言诗，或是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其形式与内涵无不受到《诗经》和《楚辞》的影响。一如《诗经》、《楚辞》所提及的植物名称，大多与近代名称不同，常造成研读上的困扰。考证并了解《楚辞》中近百种植物的真正“身分”，对于贴近感受诗人的真实情感绝对有其重要性。



【目次】

注:前为植物古名,括号内为今名。

绪论 · 8

楚辞植物分类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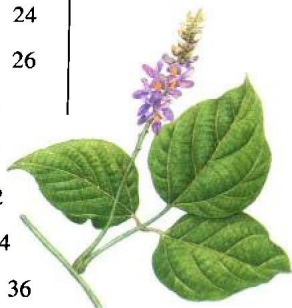
楚辞植物的特色 10

楚辞植物和诗经植物的比较 12

如何使用本书 · 14



江离(芎藭)	16	蘼茅(旋花)	60	葛(葛藤)	90
蒹(白芷)	18	茅(白茅)	62	松(马尾松)	92
兰(泽兰)	20	艾(野艾)	64	柏(柏木)	94
木兰(玉兰)	22	荪(菖蒲)	66	芭(芭蕉)	96
宿莽(蒺藜)	24			浮萍(浮萍)	98
椒(花椒)	26			桑(桑)	100
桂(肉桂)	28			柰黍(黍)	102
蕙(九层塔)	30			蒲(香蒲)	104
留夷(芍药)	32			藿(荻)	106
茹(柴胡)	34			苇(芦苇)	108
揭车(珍珠菜)	36			棘(酸枣)	110
杜衡(杜衡)	38			薇(野豌豆)	112
菊(菊)	40			楸(楸树)	114
薜荔(薜荔)	42			篇(篇蓄)	116
胡(大蒜)	44				
绳(蛇床)	46				
芰(菱)	48				
荷(荷)	50				
薺(蒺藜)	52				
蓀(荇草)	54				
藁耳(苍耳)	56				
扶桑(扶桑)	58				
		紫(紫草)	68		
		萧(牛尾蒿)	70		
		栎(食茱萸)	72		
		白蘋(水毛花)	74		
		杜若(高良姜)	76		
		蘋(田字草)	78		
		辛夷(紫玉兰)	80		
		石兰(石斛)	82		
		臬(大麻)	84		
		女罗(松萝)	86		
		三秀(灵芝)	88		



橘(橘)	118
荼(苦菜)	120
芥(芥菜)	122
桂树(桂花)	124
梧(梧桐)	126
黄粱(小米)	128
藻(杉叶藻)	130
菅(芒草)	132
屏风(莼菜)	134
稻(稻)	136
穰(麦)	138
柘(甘蔗)	140
梓(梓树)	142
枫(枫香)	144
菰(茭白)	146
蕺荷(蕺荷)	148
蒿萎(菱蒿)	150
栗(板栗)	152
青莎(莎草)	154
柚(柚)	156
苦桃(山桃)	158
竹(刚竹)	160
蓬(飞蓬)	162
马兰(马兰)	164

蓼(水蓼)	166
葵(冬葵)	168
荆(黄荆)	170
桢(女贞)	172
菟蓿(箭竹)	174
檀(刺叶桂樱)	176
蓍(蓍草)	178
款冬(款冬)	180
杨(白杨)	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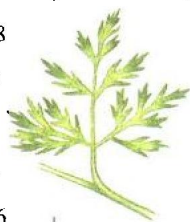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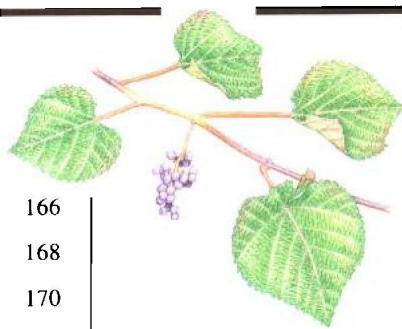
藿(赤小豆)	202
甘棠(杜梨)	204
菽(刀豆)	206
藟藟(窃衣)	208
榛(华榛)	210
蒺(茸球蕈草)	212
茝(石龙芮)	214

榆(榆树)	184
藁本(藁本)	186
泽泻(泽泻)	188
撚支(红花)	190
葛藟(葛藟)	192
瓠瓜(瓠瓜)	194
枳(枳壳)	196
射干(射干)	198
藜(藜)	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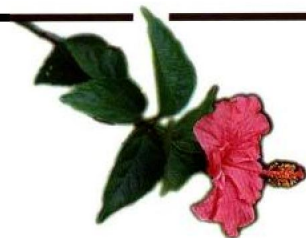
附录:楚辞植物统计 216

诗经与楚辞植物学名 217

中文索引 221



【楚辞植物分类



用 楚国方言独特的语言形式而写成的《楚辞》，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与风情。这种有别于《诗经》体裁的新诗体，楚地、楚物形象鲜明，描写的山川景物与风土人情均有别于《诗经》所见。其中提及的植物共有百种(类)，依诗文内容判断其代表的含意及用途，可约略区分为以下四大类：

香草香木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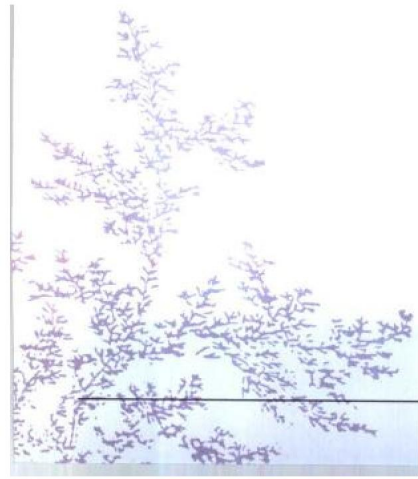
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有言：“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楚辞》的香草、香木共三十四种。其中香草有二十二种，包括江离(芎藭)、白芷、泽兰、蕙(九层塔)、茹(柴胡)、留夷(芍药)、揭车(珍珠菜)、杜蘅、菊、杜若(高良姜)、胡(大蒜)、绳(蛇床)、荪(菖蒲)、蘋(田字草)、藁荷、石兰(石斛)、泉(大麻)、三秀(灵芝)、藁本、芭(芭蕉)、射干及撝支(红花)等，均为一年生至多年生草本，大部分种类的植物体全部或花、果等部分具有特殊香气。

香木有木兰、椒(花

椒)、桂(肉桂)、薜荔、栲(食茱萸)、橘、柚、桂花、楨(女贞)、甘棠(杜梨)、竹及柏等十二种，有些为木质藤本，有些则为灌木及乔木，植物体至少某些部位有香气。

恶草恶木类

《楚辞》以臭草恶木比喻谗佞小人，这些植物不是枝干或植物体某部分具刺，就是属于到处蔓生的杂草、野藤，或味道苦辣者。恶草部分有薺(蒺藜)、葍(苘草)、藁耳(苍耳)、野艾、藜藿(窃衣)、萧(艾属植物)、马兰、葛(葛藤)、蓬(飞蓬)、泽泻、菽(野豆)等十一种，其中蒺藜、苍



耳、窃衣都是果实具刺的种类；葶草、野艾、马兰、飞蓬则属于到处蔓生、妨碍作物生长的常见杂草；葛和野豆为蔓藤类。

恶木有棘(酸枣)、苦桃、荆(黄荆)、葛藟、枳(枳壳)五种，其中酸枣和枳壳全株具刺；苦桃果实苦涩，黄荆到处可见，葛藟则为木质藤本。

此外，还有数种植物非恶草恶木，但因《楚辞》作者用来反衬美好正直的事物，因此带有负面意义，这些植物有菝葜(箭竹)、款冬、藜以及藿(豆)四种。

写景、写物的植物

《楚辞》中用于写景寄寓心情的植物，包括蒹草(水毛花)、宿莽(蒨草)、菅(芒草)、青莎(莎草)等。前二者为水生植物，在华中、华南的水泽地常呈大面积生长；后二者为旱生植物，常见于平野及山坡地。《楚辞》以此类植物写景，如《招隐士》：“青莎杂树兮

蒹草蘼靡”，用青莎和杂树描写陆地上的景色，以蒹草描写水景。

以物喻情的植物则有女罗(松萝)、水藻及荷等。《诗经》以降，诗词歌赋常以松萝起兴或比拟，《九歌·山鬼》：“被薜荔兮带女罗”句，以山神(山鬼)身披松萝的造型来凸显其飘忽不定的形象；此外《离骚》：“制芰荷以为衣兮”句，则用荷花来自喻品德之高洁，也是以物喻情的例子。

经济植物

《楚辞》植物中包括许多春秋战国时代日常使用的经济植物，其中作为用材的树木类有：柏、梧桐、梓、枫、竹、檀(刺叶桂樱)、杨及榆等；果树类有：栗(板栗)、榛；粮食(谷类)作物有：黍、黄粱、稻、麦、菰(茭白)；特用植物类有：桑、蒲(香蒲)、菱(菱)、柘(甘蔗)、匏瓜、紫(紫草)；野菜类有：薇(野豌豆)、蒿蓐、

荼(苦菜)、荠菜、菱蒿、水蓼、冬葵、藜、蓼茅(旋花)、莖(石龙芮)等。《离骚》植物种类虽多，但经济植物却不多，只集中在《天问》、《招魂》及《七谏》等少数篇章中。

【楚辞植物的特色】



所谓《楚辞》者，按其字面意义解释就是楚人的歌辞，因此各篇所述植物均为楚地所见所闻，涵盖地区在长江、淮河流域一带。由于诗人惯用比兴手法，藉楚地事物以抒情陈志或伤己忧时，因此《楚辞》植物大多有相当浓厚的隐喻意味。

以植物比喻忠奸

《楚辞》提及的百种植物中，超过半数可约略区分为两大类：香草香木类与恶草恶木类。前者共有三十四种，占全数植物的三分之一；恶草恶木类有二十种。由于《楚辞》以植物隐喻忠贞或奸佞，左右了后世文人对这些植物的看法，也开启了后起文学作品以植物拟喻心情的写作手法，影响后世文学至巨。宋人辛弃疾的《沁园春》：“秋菊堪餐，春兰可佩”，即典出《离骚》“夕餐秋菊之落英”和同篇之“纫秋菊以为佩”；范成大的《南柯子》：“怅望梅花驿，凝情杜若洲”，以及章孝祥的《水调歌头》：“回首叫虞舜，杜若满芳洲”等，则出自《九

歌·湘君》的“采芳舟兮杜若”和《九歌·湘夫人》的“搴汀洲兮杜若”。

极少咏颂粮食作物

楚国所在地主要是长江流域，土壤肥沃、物产丰饶，这种客观因素不仅反映在《楚辞》秾艳的文采中，由于食物不虞匮乏，《楚辞》中也鲜少出现咏颂经济植物或粮食植物的篇章。各篇章中出现次数最多者大多为香草、香木这类隐喻性的植物，经济植物反而零星散布在某些篇章的文句中。

《楚辞》中提及植物种类较多的篇章有《离骚》、《九歌》、《九章》、《七谏》、《九叹》及《九思》等篇，各篇出现二十一至三十二种植物（见

附录表一)。而在《楚辞》的百种植物中出现次数最多者为芷(白芷)及兰(泽兰)。白芷自古即为重要药材,全株具香味,全书共有九篇十五章二十六句提到白芷;泽兰为有名的香草,可供作香料及辟邪,《楚辞》共有八篇十五章二十六句提到泽兰。其他出现次数较多的植物尚有蕙(九层塔)、江离(芎藭)、桂树、花椒、肉桂、荷花、杜若(高良姜)、荪(菖蒲)、杜衡、薜荔、辛夷(木笔)、棘(酸枣)、木兰及飞蓬等(见附录表二),由此可以见出其中多数为香草或香木。

不同于《楚辞》,《诗经》所处的黄河流域和黄土高原,则因“土厚水深”,粮食生产不易,民风多尚实际,对影响民生甚巨、庶民赖以生存的粮食作物及经济植物多所着墨。所以《诗经》各篇章中大量出现黍、麦、小米、稻等粮食作物,以及桑、枣、葛藤、瓜类、大豆、大麻等经济植物。

出现甘蔗的最早文献

甘蔗原产于热带,包括华南地区。《诗经》提到的一百三十五种植物中并无甘蔗。中国最早出现甘蔗的文献为《楚辞·招魂》:“酈鼈炮羔,有柘浆些”,“柘”即今之甘蔗。由此可知,春秋战国时代楚地已经种有甘蔗,而且已榨汁为饮料。

甘蔗原是热带植物,位处亚热带至温带的华中地区原本不是其天然分布地区。不过春秋战国时代,先民可能早已从天然的甘蔗群中选育耐寒的单株栽植,将甘蔗的生育环境成功地往北推延到华中地区。由文献可以断定,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地已经有局部地区栽培甘蔗。迄至汉代,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中提到当时云梦大泽的产物包括“诸柘巴苴”,“诸柘”即甘蔗。由此更能肯定汉代时楚地云梦大泽确实已种有甘蔗。

【楚辞植物和诗经植物的比较】



植物区系和种类的不同

《楚辞》提及的植物以华中，特别是长江中游地区的植物为主。全书共计一百种，除经济植物外，其他植物大部分是当地常见或具有特殊用途者。《诗经》中的植物则以华北地区的黄河流域为主，也有分布遍及全中国的植物，全书出现的植物共计一百三十五种(类)。

一如《诗经》，《楚辞》提及的植物也有全中国广泛分布的种类，例如白茅、泽兰、荷、麻、松、荠菜等。但由于《楚辞》产生的背景在华中，因此有许多植物仅产于华中地区，有些则延伸分布到华南。这类华中、华南特有的植物共有二十七种，占《楚辞》植物的四分之一强，包括江离或蘼芜(芎藭)、木兰、扶桑、菌桂(肉桂)、衡(杜衡)、宿莽(蒨草)、薜荔、杜若(高良姜)、桮(食茱萸)、三秀或芝(灵芝)、石兰(石斛)、辛夷(紫玉兰)、桂花、芭(芭蕉)、橘、柘(甘

蔗)、枫、芙蓉(荷)、屏风(莼菜)、菰(茭白)、柚、楨(女贞)、射干、檿(刺叶桂樱)、菴蓀(箭竹)、榛(华榛)等二十六种原产的植物以及一种由外国引进，春秋战国时代仅在华中、华南栽植的蕙(九层塔)。

在上述特产于华中及华南地区的植物群中，《诗经》提到的仅有一种，即《鲁颂·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茆”中的“茆”，今名莼菜。本植物原产于华中、华南，自古即为著名菜蔬。一如水稻，莼菜大概在周代以前即传布到华北。

经济植物大多雷同

《楚辞》提及的经济植物共有三十四种，大部分种类在《诗经》中都曾出现，特别是分布于全中国的特用树种及建材树种，例如桑、板栗、柏、杨、榆、梧桐及梓树等。至于谷类作物黍、小米、稻、麦等都是春秋战国时代长江流域及黄河流域经常栽植的作物。《楚辞》及

《诗经》中同时都有的野菜种类也不在少数,包括薇(野豌豆)、荼(苦菜)、荠菜等十二种。

《楚辞》的经济植物只有六种是《诗经》未曾提及的,包括树木类的枫及櫟(刺叶桂樱)、水生植物菱、五谷类的菰(茭白)、紫草及柘(甘蔗)。其中茭白仅产于华中及华南,值得注意的是《楚辞》时代茭白栽种的目的是采收种子(颖果)供作饭食,与现今采收茭白筍供食不同。菱虽然在《周礼》中已作为供祭食品,但《诗经》也未曾记载。

不脱《诗经》之影响

《楚辞》是继《诗经》之后出现的诗歌集,其产生的背景、内容形式及文辞风格,虽然和《诗经》有许多相异处,但文史学家都承认《楚辞》还是不免受到《诗经》的影响。

《楚辞》中所引用的譬喻意象,不少是沿袭自《诗经》的特色,这点可以从历

史背景和文字形式(例如《诗经》中广泛使用的比兴手法,以及对偶句的运用)看到一脉相承的痕迹,从特定植物所用以表达的意念或特殊含意也可得到验证。兹举下列植物为例:

甘棠(杜梨):《九叹·思古》:“甘棠枯于丰草兮,藜棘树于中庭”,诗人以甘棠为香木,无疑源自《诗经》“召南·甘棠”篇:“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召伯为周宣王大臣,周人怀念其治绩,因此细心保护其住处甘棠以为报答。《楚辞》据此典故,视甘棠为香木。

椒(花椒):《诗经》“周颂·载芣”:“有椒其馨,胡考之宁”,意思是“花椒的香味,使老人安享生活”。因此《楚辞》也以花椒为香木,在《离骚》、《九章》、《九谏》、《九叹》及《九思》等十个篇章中均有提及。

蒺藜(蒺藜):蒺藜在《诗

经》中称为“蒺”,如《鄘风·墙有茨》:“墙有茨,不可埽也……。”蒺藜在荒地到处蔓生,繁生的具刺果实经常刺痛行人脚踝,令人欲除之而后快,周人遂用以讽刺宫闱秽乱。《楚辞》作者也视蒺藜为恶草,用以暗喻小人当政,如《离骚》之“蒺藜施以盈室兮”、《七谏·怨思》之“江离弃于穷巷兮,蒺藜蔓乎东厢”及《九叹·思古》之“藜棘树于中庭”。

葍(石龙芮):石龙芮是一种又苦又辣的野菜,《诗经》“大雅·绵”：“周原赳赳，芰茶如飴”，以荼(苦菜)和石龙芮这两种不易入口的野菜来强调“甘之如飴”的心情。《楚辞》“九思·伤时”之“葍茶茂兮扶疏”句，也是“葍”“茶”并用，以两者的苦味来反衬杜蘅和白芷等香草。